

1983年散文选

● 楼肇明 主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1983年散文选

• 楼肇明 主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散文选

楼肇明 主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蓟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1 3/4 插页2 字数223,000
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1,000

书号: 10151·757

定价: 1.90 元

目 录

戈壁滩的向往.....	刘 真(1)
啊,你盼望的那个原野.....	严文井(5)
挂在树梢上的风筝.....	田 野(12)
绿的歌.....	冰 心(17)
石缝间的生命.....	林 希(19)
力的速写.....	丹 晨(23)
晨 兴.....	周同宾(32)
野渡灯火.....	刘长岭(38)
一个有月亮的渡口.....	贾平凹(43)
雪 趣.....	林道远(51)
傣家依少.....	薛尔康(58)
住房的故事.....	孙 犁(64)
窗 帘.....	陈祥荣(67)
怀念黄昏.....	唐 敏(70)
告别老屋.....	苏 叶(77)

一页伟大历史目击记·····	林 元(84)
姐弟情上的疤痕·····	子 冈(93)
六十八天·····	陈登科(102)
从铁马响丁当说起·····	常书鸿(111)
我们年轻的时候·····	张守仁(117)
石头弹子的故事·····	吴泰昌(126)
参星与商星·····	陈慧瑛(133)
蓬莱的童话·····	杨羽仪(140)
病 中·····	巴 金(146)
水 仙·····	菡 子(152)
深圳散记·····	曾 炜(156)
回忆康南海先生·····	刘海粟(171)
她第一个向我打开了文学之门·····	荒 煤(206)
父 亲·····	冯亦代(214)
妻 颂·····	丁 耶(224)
表 姑·····	忆明珠(232)
大圣——伐木日记·····	荒 芜(240)
秋 风·····	赵丽宏(248)
快手刘(外二章)·····	冯骥才(254)
清凉解谛·····	杨闻宇(266)
生命犹如乐章·····	徐开垒(275)
普陀山的幽默·····	祖 慰(280)
天山行色·····	汪曾祺(289)

黄山拾美	徐 刚(311)
武夷日记	斯 好(320)
千佛洞传奇	王维洲(326)
太平洋上	金同悌(335)
在那绿草地上	张 洁(345)
狄娜·高——醇芳在巴黎	黄宗江(353)
在雨果的故居	柳鸣九(361)

戈壁滩的向往

刘 真

路途真叫长，好象汽车永远跑不到尽头。只有司机在忙，别人都在休息吧？不一定。如果人们思想着的一切都是物质的，这客车就装不下了。我和许多人一样，总爱一面坐车，一面东想西想，头脑象长了翅膀。但此时此刻，这一望无尽的大戈壁滩却使我想不到别处去，它让你思考个没完。

一道道波纹闪闪的流水，在公路的前面横穿，涌流，当汽车跑到跟前，什么也没有，路两旁还是只有粗沙、石子儿。不远处的左边山脚下，是好大一片湖，水里有小山的倒影，边沿上停着不少船只。看不清是人还是树，一片又一片，很繁荣。我问司机：“那里真是湖吧？”司机拉长了脸说：“鬼也没有，还是秃山和大大小小的石头。”

噢！我在想，大戈壁象困境中的人一样，它幻想出自己最需要的东西，无可夸耀地夸耀着，显示着，多么叫人同情、怜悯又可惜哟。可惜它这千古无人过问的辽阔和荒

凉，正象有人说的：山上没有树，空中没有飞鸟，地上没有草丛和庄稼，更不见行人和村庄。戈壁滩的宁静，象在严肃地发问：“真正荒凉的应该是地球遥远的过去了，叫做今天的今天，不能白白是今天了吧？”它这空旷的辽阔和寂静，在等待着回答。

这里还是河西走廊呢，听说古代这一路上，有不少的驿站，有水井，有那些不断来往于中外的商队。嘉峪关，玉门关，阳关，还有这望不尽的高大的烽火台，如果没有水，古代那些成千上万的官兵，怎么可能来这里征战、守卫呢？神圣的祖国，我无限热爱那些勇士们，和沟通了丝绸之路的古人。

车停了，在一座巨人般永不倒塌的烽火台下，我们捡起了一个碗片片，一看上面蓝色的花纹，大家说这是明朝的物件。这花纹象眼睛，从古代照射过来，代表这辽阔的荒芜，乞求地望着我们。我想，如果它是活着的古人，这乞求的眼中会流泪的。地上一棵孤单单的草，那枝叶象孤儿的小手，伸着，向人们伸着，它要热情，要智慧，要繁荣的未来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越看越是的，谁不疼爱这样伸着的小手呢？碗片片象这小草的古老的祖母，她虽没有了手脚，小草替她向人们伸出了手呢。

大概谁也会想给后人留下点有用的物件的；如果不是这样想，那人们的头脑就比这大戈壁滩还荒凉得可怕，可悲了。

火车过了兰州的一路上，没有来过甘肃的同志们，都

很惊奇，不断叹息，讨论：“为什么山上不种树呢？”“干燥少雨，树不会活吧？”“看，那不是有树吗？它怎么能活呢？”“人少，没有人种吧？”过了张掖，看到黑河两岸大片大片的戈壁荒滩，我惊喊起来：“水，在水边为什么让这么多的土地荒着？有草的话，这不是很好很大的牧场吗？”有人回答：“人少，没有办法治理吧？”当地的同志说：“这算小片，你去看大戈壁吧。”这时，我又惋惜又沉痛的心情还是有限的，因为还能望见树木、草滩和田野里的庄稼。从酒泉出发到敦煌，这望不到尽头的大戈壁使我痛苦、惋惜的心情就是无限的了。尽管这里的秃山，沙漠，大戈壁，也还是刚开头，这辽阔的荒芜已经够人一看了。难怪张掖的同志对我的大惊小怪，那么平平淡淡地不以为然了。

望着这大戈壁，不能不使人想到那些拥挤的城乡。为了一小片宅基地，人们发愁，生气，占责任田盖房。广播里天天说：“我国耕地面积少，人口众多，不能占用责任田当宅基地……”此时此刻回想这声音，别提叫人多么别扭了。那些人口拥挤的地方，把人的心里堵成了一个大大疙瘩，我真想说：到这里来吧，在这里可以圈起千万亩的大院子，把院子变成草原，耕地，工厂，该多好啊。

大戈壁的辽阔使人舒畅。它的宁静使人深思。就是它这沙漠，沙丘，沙山，我也喜欢它们的明亮和干净。水，船，树木，草原，庄稼，它这海市蜃楼的幻想，又是多么的美呀。幻想常常是可笑的，孩子般可笑的幻想，并不都是不能实现的。

当我回到内地拥挤的城市里，立刻又想念大西北时，报纸上传来了这样的消息：二十一世纪重点开发大西北。党中央紧急号召全国青少年立刻行动起来，多多采集草籽，树籽，支援甘肃，并且开列出了什么样的草籽能在那里生长的名单。

这就是对大戈壁那向往的回答。是的，那荒凉将会成为过去，今天，将不会白白是今天了。我感动，我欢欣鼓舞，那一路上沉重惋惜的心情得到了安慰。就是应该这样，象1949年，当进军的号声一吹响，欢跃的千军万马，立刻出发去消灭马匪军，为人民，为红军西路军那些惨遭活埋、杀害的烈士们去报仇雪恨。象那时一样，大戈壁那坦荡的怀抱，迎接横刀立马，一惯飞奔在前面的战将彭德怀。象那时一样，解放区的大人孩子，为支援前线，不分日夜的运输，奔忙。滴滴汗水，汇成了激流大海，和战斗员们一起，到大西北去，到大西北去。

《人民日报》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

啊，你盼望的那个原野

严文井

看着你的画像，我忽然想起要举行一次悄悄的祭奠。
我举起了一个玻璃杯。它是空的。

你知道我的一贯漫不经心。

我有酒。你也知道，那在另一个房间里，在那个加了锁的柜橱里。

现在我只是独自一人。那个房间，挂满了蜘蛛网，积满了厚厚的灰尘。我没有动，只是瞅着你的面容。

我由犹豫转而徘徊。

我徘徊在一个没有边际的树林里。

这儿很丰饶，但有些阴森。几条青藤缠绕着那些粗大的树干，开着白色的花。青藤的枝条在树冠当中伸了出来，好象有人在那儿窥望。

我绊绊跌跌。到处都是那么厚的落叶，歪歪斜斜的朽木，还有水坑。

我低头审视，想认出几个足迹和一条小径。也许我是

想离开树林。我可能已经染成墨绿色了，从头到尾。我干渴，舌头发苦，浑身湿透。

我总是忘不了那个有些令我厌烦的世俗的世界。我不懂为什么还要回到那里去。可是我优柔寡断，仍然在横倒的老树干和被落叶埋着的乱石头之间跌跌绊绊，不断来回，不断绕着圈儿。这儿过于清幽，反而令人感到憋闷。

“七毛啊——回来吧！”一个女人在叫喊。

“回来了！”另一个女人在回答。

“七毛啊——回来吧！”

“回来了！”

一个母亲在为一个病重的儿子招魂。一呼一应，忧伤的声音渐渐远去。

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。记不清是一个什么样的夜晚，但那的确是一个夜晚。那个小城市灯光很少，街巷里黑色连成一片。

“魂兮归来！”

“魂兮归来！”

一片黄色的木叶在旋转着飘飘而下，落在我的面前。也许这就是他，他失落在我的面前。我张口呼喊。然而我听不见自己的声音。一片寂静。难道我也失落了？我又失落在谁的面前？

如果真有那么一个人，我很想看见他。只有一阵短促的林鸟嘶鸣，有些凄厉，随即消失。那不能算回答。

那飘忽不定的是几个模糊的光圈，颜色惨白。那一定

是失落到这儿的太阳。

有微小的风在把树林轻轻摇晃。

“不要看，快把眼睛闭着。你的眼睛反光，会暴露目标。”

九架轰炸机，排成三排，正飞临我们上空。它们的肚皮都好象笔直地对着我们躺在里面的那个土坑，对着我们。

“驾驶员看不见我的眼睛。”

“不，看得见的。你的眼睛太亮。”

你伸出一只手来遮住我的双眼，又用一只胳膊来护住我的脑袋。你毫不怀疑你那柔弱的胳膊能够拯救我的生命。上帝也不会这样真诚。

轰炸机从这片田野上空飞过去了，炸弹落在远方。战争过去了，我们安然度过了自己的青春。但是，总是匆匆忙忙。

你躺在那张病床上。

你并不知道那就是你临终的病床，说：

“明年我们一定要一起出去旅行，到南方。你陪着我
去那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。”

你还说：

“可怜的老头儿，你也该休息休息。”

在昏迷中，你还有一句不完整的话：

“……那个花的原野，那个原野都是花……”

就这样，你一点点地耗尽了灯油，熄灭了你的光。

我和几个人把蒙着白布的你从床上抬起。我真没有想到你这么沉。

护士们来打开这间小房的窗扇，让风肆意吹。这些窗扇好久没有打开过，你总是幻觉到有股很冷的风。

我提着那个瓷坛走向墓地。瓷坛叮当作响，那是我母亲火化后剩余的骨殖在里面碰击。

我尽量走得慢一些，也不断调整我走路的姿势，但无法找到一个更妥当的办法，避免这样的碰击。

一些路人远远躲开我。他们认得这种瓷坛。

我母亲不会这样对待我。当我在她肚子里的时候，我得到的只能是温暖和柔和。即使我有些不安分，她也不会让我碰击作响。她用自己的肉体装着我，我用冰冷的瓷坛装着她。那个给予和这个回报是如此不相称。我的后悔说不完。

我正在把母亲送往墓地。一片宁静，我没有听见母亲说话的声音。

我仍在密树和丛莽之间转圈儿。

这也许是一个我永远无法穿过的迷宫。树叶沙沙作响，无边无际，无始无终。也许一阵暴风雨就要来临。

突然响起了一个闷雷，在一个不知道的远方。

我也许会永远失落在这里，也许。

我是这样矛盾。喜欢孤寂，可又害怕与世隔绝。

这么热。这里可能有一团厚厚的水蒸汽正在郁结。可是我又看不见那股灰白色的热雾。

我已满身湿透，我仍在转悠。

我多么希望听见你的一声呼唤。哪怕是嘲笑，甚至斥责，只要是你的声音。

你太善良了。我有失误，你总是给以抚慰；我有不幸，必然会引起你的忧伤；我对你粗暴，你只有无声的眼泪。

“魂兮归来！归来！”

只有树叶沙沙作响。

那个时候我们真是无忧无虑，只要能够行走就会感到海阔天空。

那片高原上有黄土，有石头，有酸枣刺，还有溪流。溪流里还常常看到成群的小蝌蚪。我们老是沿着弯弯拐拐的山沟跋涉，不知道哪儿是尽头。

我决没有想到你后我而来，竟会先我而去。决没有，决没有。

“魂兮归来！归来！”

现在我脑子里独自装着那些山沟，我只好勉强承认那个有些神秘的尽头。

现在我正跟着一大队奇装异服的人去开垦一块“沼泽地”，一个美丽的湖。大水还没退尽，一片泥泞。这是一个多雨的地方。我们不少人滑倒了，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。如果你看见这个场面，肯定又会说：“可怜的老头儿！”

不，我们不应该讨人怜悯，更不必为自己伤心。

前面有一片高地，地面铺满了小草，竟然一片翠绿。

你定会代我感到高兴，再前面又突然出现了一丛丛野花。

紫色的一片，红色的一片，蓝色的一片，都是矮矮的，紧紧贴着地面。它们没有喧嚣，更不吵嚷。只是一片宁静，一片安详。

我叫不出那些小小的野花的名字。我的最高赞美只有一个字：花！

正如同你就是你一样，它们就是花，就是美，就是它们自己。

我很想为那些野花野草多流连一会儿，但是没有办法。我们并没有参加一场战争，也没有存心冒犯谁，一夜之间却变成了自己同事的“俘虏”。我们还得继续在无尽的泥泞里东歪西倒，去开垦那片“沼泽地”，那个美丽的湖。那是命令。唉！那个年代！

虚妄逐渐退却，幻影慢慢隐去。我终于在树林中找到了一片开阔地。这里有许多蘑菇，许多野花。一片宁静，一片幽香。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“花的原野”！

我想你早就想象过这样一个原野，而你白白盼望了一生，等待了一生。

我终于明白了你未说完的话的意思。

我颠三倒四地向你说了这么一大堆，你当然记得这是我的秉性难移。你在倾听，带着我熟悉的那个笑容。你从来不嫌我罗嗦。

不必再呼唤你的归来，你根本就没有离开。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每朵花都可以作证明。

我放下了酒杯。

原谅我，我忘记了你是不会喝酒的。美好的感情，不靠酒来激发。我们的心很柔和，还要继续保持柔和。

你应该高兴，我们正在走向花的原野。

啊，你盼望的那个原野！

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晚

《人民文学》一九八三年十期